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Extended Parallel Lines  
Dian-Vietnam Railway & Borderland Community

# 延伸的平行线

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

吴兴帜 著



YZL10890174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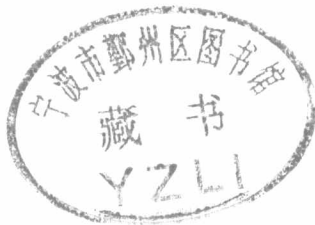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xtended Parallel Lines**  
Dian-Vietnam Railway & Borderland Community

# 延伸的平行线

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



吴兴帜 著



YZLI089017420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吴兴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1489-3

I. ①延… II. ①吴… III. ①铁路运输—关系—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云南省 IV. ①F532.874 ②D6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8952 号

书 名: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

著作责任者:吴兴帜 著

责任编辑:张盈盈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489-3/Q·013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47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中发现异常和非



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人言言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藉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类分。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



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和法典,各种实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辈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代际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2012年五四青年节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 目 录

## 前 言 / 1

- 一、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 / 1
- 二、田野经历与研究方法 / 5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6

## 第一章 “物”的人类学研究视角 / 8

### 第一节 “物”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范式 / 8

- 一、作为认知工具的“物” / 9
- 二、互惠式的礼物交换 / 11
- 三、寻找莫斯的“豪” / 14
- 四、物的生命史与文化传记 / 17
- 五、象征符号与技术载体 / 22

### 第二节 “物”的人类学研究延伸 / 26

- 一、财产与自我的存在 / 27
- 二、遗产与自我的延伸 / 28

### 第三节 滇越铁路的“物性”系统 / 31

### 小 结 / 34

## 第二章 晚清局势中的滇越铁路 / 36

###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英法筑路战略 / 37

- 一、西方列强争夺筑路权 / 37
- 二、地缘政治中的英国 / 41



- 三、博弈结构中的法国 / 42
- 第二节 法国修筑滇越铁路 / 44
  - 一、线路勘探 / 44
  - 二、铁路修筑 / 46
  - 三、天堑变通途 / 50
- 小 结 / 54
- 第三章 滇越铁路与边民叙事 / 56
  - 第一节 乡民：现代主权的民间阐释 / 57
    - 一、主权与王权的文化对接 / 58
    - 二、民间叙事中的他者丑化 / 61
    - 三、民间叙事中的自我抬高 / 63
    - 四、线路选择的他者表述 / 66
  - 第二节 绅商：民族主义的地方书写 / 67
    - 一、民族主义的西方叙事 / 69
    - 二、绅商与晚清路权的维护 / 72
    - 三、绅商阶层的民族主义运动 / 74
  - 第三节 商会：现代性的多元构建 / 78
    - 一、国家与都市现代性 / 80
    - 二、商会与地方现代性 / 82
  - 小 结 / 84
- 第四章 滇越铁路与都市发展 / 86
  - 第一节 都市中的田野调查 / 87
    - 一、田野点的简介 / 87
    - 二、都市中的田野经历 / 89
  - 第二节 都市居民生活 / 90
    - 一、生活中的“洋味” / 91
    - 二、生活中的理性 / 93
  - 第三节 都市社会文化型构 / 96
    - 一、民风民俗运动 / 96
    - 二、文化形塑与演变 / 98
    - 三、多元宗教信仰 / 102





#### 第四节 西医的传播与发展 / 106

- 一、民间传说 / 106
- 二、铁路沿线西医的传播 / 107
- 三、开远西医的发展 / 110

#### 第五节 都市经济的发展 / 113

- 一、悲哀中的甜蜜 / 113
- 二、现代性的发展 / 116

#### 小 结 / 119

### 第五章 滇越铁路与苗寨文化嬗变 / 121

#### 第一节 天主教与滇南苗族的邂逅 / 121

- 一、修路与传教 / 122
- 二、苗族与天主教 / 124

#### 第二节 缺水的西山苗家天堂 / 127

- 一、天堂的环境 / 127
- 二、生产生活模式 / 129
- 三、份玉村的天主教 / 131

#### 第三节 天主教与苗族节庆文化 / 133

- 一、春节 / 134
- 二、花山节 / 134

#### 第四节 天主教与苗族婚礼习俗 / 137

- 一、婚姻规则 / 137
- 二、婚礼过程 / 140

#### 第五节 天主教与苗族丧葬习俗 / 144

- 一、苗族信仰体系 / 145
- 二、苗族葬礼习俗 / 146
- 三、葬后祭祀 / 153

#### 小 结 / 155

### 第六章 滇越铁路与延伸的自我 / 156

#### 第一节 文化空间与集体记忆 / 156

- 一、铁路社区空间 / 158
- 二、空间中的集体记忆 / 160



三、集体记忆的重构 / 162
第二节 空间蜕变与自我流失 / 166
一、物的流失 / 167
二、人的流失 / 172
第三节 滇越铁路与自我叠加 / 175
一、职业、身份与自我 / 175
二、文物、收藏与自我 / 179
小 结 / 183
<b>第七章 文化遗产与物的生命延续 / 185</b>
第一节 寸轨：渐行渐远的记忆 / 186
一、寸轨的记忆 / 187
二、记忆的碎片化 / 193
第二节 遗产：主客体边界的消融 / 196
一、遗产的源起 / 197
二、遗产的解释 / 201
第三节 遗产化：遗产论证与类型选择 / 203
一、遗产化论证 / 203
二、文化线路遗产 / 208
三、遗产化困境与决策 / 213
小 结 / 216
<b>结 语 / 218</b>
<b>参考文献 / 223</b>
<b>附 录 / 237</b>
<b>后 记 / 247</b>

## 图表目录

### 图

- 图 3.1 个碧石铁路小火车 / 76
- 图 3.2 中越大桥上的火车 / 79
- 图 4.1 开远市地图 / 88
- 图 4.2 卖草药的苗族妇女 / 94
- 图 4.3 火车站上的三面钟 / 95
- 图 4.4 巴都署旧址 / 102
- 图 4.5 宏仁医院图书馆 / 109
- 图 4.6 开远火力发电厂烟囱 / 117
- 图 5.1 苗族的姑娘 / 128
- 图 5.2 份玉村教堂 / 133
- 图 5.3 花山节上的山歌对唱 / 136
- 图 5.4 份玉村苗族祭祖后留影 / 153
- 图 6.1 开远火车站机车库 / 160
- 图 6.2 彩云路上的小洋楼 / 164
- 图 6.3 洋人墓地的墓碑 / 168
- 图 6.4 碧色寨车站 / 178
- 图 7.1 个碧石铁路股票 / 190
- 图 7.2 个碧石铁路博物馆 / 193
- 图 7.3 滇越铁路文化线路遗产体系示意图 / 212
- 图 7.4 滇越铁路文化遗产互动 / 213

### 表

- 表 2.1 滇越铁路修筑工程区段情况 / 47
- 表 2.2 滇越铁路招工情况 / 48

# 前 言

## 一、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

人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异文化”。随着西方社会发展,出现了工具理性无法解释的问题,非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了解、认知“他者”社会的有效手段,成了“我者”文化反思、批判的参照物,促使了人类学研究对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回归“西方”本土社会的研究。在人类学向本土文化研究回归的今天,部分中国的学者则以“天下”为认识论,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该走出国门,研究“他者”的文化。<sup>①</sup>“他者”是一个灵活的概念,相对于一个国家范畴,异国即为“他者”;相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异族”即为“他者”。在西方国家中,“他者”的文化一般多指“异国”文化,而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他者”文化,一般多指相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他者”文化。人类学最初对异文化的研究,是学科发展历史的产物,后来发展成了学科规则,认为只有对异文化研究,才能使研究者处于价值中立,才能更好地以“主位”的视角对“他者”的文化作出科学的描述与解释。

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从异文化向“本土”回归的原因:一是由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殖民地解放潮流,使得西方国家几乎失去它们所有的殖民地;二是西方社会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使得西方学者借助“非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那么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是否能从“内

---

<sup>①</sup> 王铭铭:《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部”的“他者”向“异国”的“他者”发展？现在可能还是一个起始的阶段，现代性的“时空”压缩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为我们进行异国“他者”研究提供了前提，但是就目前国内的教育体制、研究经费以及社会的功利心态，使得异国“他者”文化的研究进展得极为缓慢。即使是在西方社会求学的中国学者，大多数也是以中国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如在法国研习“中医”文化的贺霆教授，就体现了中国学者到国外研读人类学的一个尴尬：身在异国“他者”文化中，却研习“本土”文化。可能就像王铭铭教授所说的，他自己在英国的博士研究，导师要求他以中国为主题进行调查。<sup>①</sup> 其中的缘由是什么——中国学者个人的便利，还是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想象？我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贺霆也是倡导到国外去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但又不得不面对国内人类学研究现状，所以他提出对国外异文化的“擦边球”研究，就像他在法兰西研究法国人如何理解、应用“中医”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他者”，研究的内容却是“本土”文化。

目前国内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两类现象：一是研究“内部他者”的文化，即研究国内异民族文化；一是在国内研究“我者”的文化，即研究自我所属群体的文化。在我国境内，还有一种文化或文化遗留物一直被放在遗忘的角落：殖民时代（1840—1949年）背景下，殖民文化对殖民区域的影响。如坐落于厦门市西南隅的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的美称，1903年5月，西方列强为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设立领事馆，到1945年我国收回鼓浪屿，中间整整42年的殖民历史，尚未有人对鼓浪屿42年的租界史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sup>②</sup> 何其颖关于鼓浪屿的博士论文是以鼓浪屿在租界时期的历史为主，而对42年中殖民者在鼓浪屿上的生活及其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对岛上以及厦门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鲜见论述，更不用谈鼓浪屿的殖民文化对厦门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还很少涉足关于殖民文化、殖民行为对殖民区域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而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近在咫尺，是人类学对之的漠视，还是我们对殖民话题的敬而远之？2001年，笔者到云南昆明求学，每天都要从一条铁轨上穿越。

<sup>①</sup> 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sup>②</sup> 何其颖：《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厦门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3页。



当地人说,这条铁路是“米轨”,轨距只有一米,是法国人修建的;另外云南还有“寸轨”,轨距只有60厘米,是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当时对这一社会现象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每天依旧跨越“米轨”,偶尔听听“米轨”上列车的轰鸣。为什么人们在“米轨”与“寸轨”铁路后面总是要补充法国人与中国人?哦!法国人是“他者”,“异文化”的拥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了一条铁路,其背后的话语情境是——殖民。

以中国“一点四方”的宇宙观来看,云南一直以来都处于一个“内部的他者”地位。王铭铭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有三个圈:核心圈,即中国农民社会,这是费孝通先生,或者说是“中国北派人类学的传统”;中间圈,即少数民族社会,从20世纪30—40年代的“南派人类学”到西南联大时期的“北派”边政学,都很重视少数民族的区域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叫做“民族研究”;外圈,中国疆域以外的社会。<sup>①</sup>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作为“内部的他者”,一直处于国内人类学研究的“中间圈”。丰富的人文生态,往往会使人遗忘那些与云南相邻的“外圈”研究,而这些“外圈”在中国“王朝”国家时期,基本上都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种贡赋关系;同时也忽略了云南区域内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的存在,如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在云南殖民的活动及其对帝国边缘的社会、文化影响。

2001—2007年,笔者每天从那条“米轨”铁路上穿越,也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条记录了云南近代以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的铁路。只是在不停的穿越中知道这是全国现在仅有的一条还在继续使用的“米轨”铁路,“法国”、“殖民”所有这些政治性的话语就像被中国曾经的社会运动丢到时代的垃圾桶里一样,这条“米轨”铁路,就像人肢体的一部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2008年6月,笔者跟随导师做课题研究,穿行于滇越铁路(云南段,即昆明至河口,本书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滇越铁路均指昆明至河口的铁路)约465公里的线路上,沿途旖旎的风景、法式的建筑、淳朴的乡民、多元的文化、小站的风情、历史事件、民间叙事等等使得“滇越铁路”已和沿途居民融为一体。铁路还是铁路吗?其物质形态早已消融于山水之间、田园村头。笔者以滇越铁路

<sup>①</sup> 王铭铭:《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为主题,探讨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sup>①</sup>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就目前关于我国殖民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对于被殖民区域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所见论述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者的研究,用中国的材料与西方的理论对话,或者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提出“复线的历史”来反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单线进化历史”,殖民地的中国成了杜赞奇的论据;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性》、史书美著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等,对西方的现代性或驳或证、或立或破。殖民时代的中国,成为西方学者的资源库,而中国的学者对那段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除了作为政治的叙事外,很难见到其他方式的论说。

二是进行对外国“他者”的“擦边球”研究。人类学是以“他者”为研究对象,“他者”的外延包括“内部的他者”和“国外的他者”。之所以是“擦边球”研究,是因为在中国的领土上研究法国殖民事件的衍生物及其对边民社会的影响,笔者无法真正展开对法国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是法国人制造的“滇越铁路”,而研究内容是“滇越铁路”对边民社会的影响。即以西方他者的遗留物为研究对象,以“本土”社会为研究内容。

三是为“物”作传记。从1903年开始修建,1910年全线通车,到现在,滇越铁路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滇越铁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承载着不同的符号隐喻。1946年之前,是中国被殖民的象征符号,是法国人掠夺中国的工具;1957年后,滇越铁路重修通车后,成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为沿途边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多的贡献;2003年以后,滇越铁路客运停止,现在只有少量的货运,滇越铁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作为一条有厚重历史积淀,对沿途乡民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铁路,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物”与“人”的融合,成为沿线群众、村落、社区和都市的“自我”的延伸。为“滇越铁路”这一“事件之物”作文化传记,寻求“物的生命”的延续方式,也是笔者研究转向的原因。

四是尝试对非学科传统研究对象的涉足。人类学学科传统是以

---

<sup>①</sup> 边民社会在本书中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是指位于中华边缘的空间区域;二是指生活在这一空间区域里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地域、都市、村落、社区以及家庭等不同层次的人群共同体。



村落、社区为调查对象,根植于某一个固定的调查点做全貌性、专题性的深描研究,对于笔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而尝试寻找一些新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笔者选择滇越铁路作为主题又一动因。

## 二、田野经历与研究方法

滇越铁路自云南昆明至越南海防,约 854 公里。云南境内约 465 公里,共设客运站点 34 个,一等站一个:昆明站;二等站一个:开远站(阿迷州站);特等站两个:河口站与碧色寨站,其他均为三等站、四等站。因为铁路多在山区穿越,主要沿着南溪河与南盘江行走,沿途人口稀少,作为特等站的河口县,现在的人口大约 2 万人。本书所研究的滇越铁路范围主要指滇越铁路云南段红河州境内。主要包括河口、蒙自、个旧与开远等地区。由于本书试图对一个“线形”的“事件之物”进行研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人类学传统研究范式无法完全适合这种操作,鉴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对此类对象进行研究的案例,无法借鉴他人的研究范式,笔者试图尝试突破传统的社区与村落研究,但又无法逃离学科的轨迹,所以一直游荡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在调查时出现自我的迷失。对于这一“线形”的研究对象,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难免存在根据自己主题,对田野点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使得调查的对象存在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此外,对于滇越铁路及其附属物/事的研究,就某一个田野点,也无法实现全面论述笔者研究的主题,多点调查的民族志分析,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田野点的情况只能分散到各个章节里进行描述。而无法按照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进行统一描述,这其中还包括在史料中田野,通过现存的资料和民间记忆,来描写和详述笔者研究的载体——滇越铁路。

对于滇越铁路及其沿途区域、都市、社区和村落的调查,开始于 2008 年 6 月至 8 月中旬。笔者沿着滇越铁路的线路,走遍了每一个小站,穿过每一个村落,寻找那些直接与铁路有关的人员或其后代,收录关于滇越铁路的相关民间叙事与传说,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以滇越铁路的中间站开远市作为调查中心,辐射整个红河州,其中包括河口、蒙自、个旧、碧色寨以及苗寨等。2008 年 9—12 月,笔者开始从开远市入手,调查滇越铁路通车后对这个都市的影响,并且把调查的地点扩散到开远市西山地带的苗族村寨,探究滇越铁路带来





的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根据调查的深入,也不断地到与开远市相距 50 公里左右的蒙自、个旧进行补充调查。2009 年 2—6 月笔者再次进入田野点,根据笔者论述、分析的思路,进行补充调查。尤其是对受天主教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开远市西山地带的苗族进行了深入调查,探究天主教文化与苗族地方性文化是如何进行融合与重构。

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圭臬,是整个论文的基本方法,笔者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与地点,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与调查对象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交谈,以他们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与感受他们的情感。为了充分论证滇越铁路对边民社会的影响及其如何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边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在调查对象的选择时由大到小,从滇越铁路沿途区域到都市、都市社区、村落以及个人,采用的策略是“跳出铁路看铁路”,以期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滇越铁路这一“事件之物”的物性系统进行完整的分析。

在本书中,笔者采用了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进行研究,明线是滇越铁路对边民社会即沿途区域、都市发展、苗寨文化、社区生活以及个人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暗线是通过滇越铁路的不同“物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边民社会不同层次的不同影响,来说明滇越铁路已经成为边民社会延伸的自我或自我的延伸,最终实现人与物二元结构的互化,从遗产的角度来书写物的文化传记,延续物的生命历程,实现对人的完整的关怀。

所以在调查的时候,笔者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遗产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论证需要,选择不同的调查点和调查方法,最终完成本研究。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本书以 1903—1910 年法国人在中国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为对象,通过对这一“事件之物”的民族志式研究,在揭示滇越铁路所具有的“物性”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边民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影响基础上,认为滇越铁路经过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边民社会不同人群与个人自我的延伸。面对滇越铁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事实,笔者提出从关怀